

散文·美景履痕

# 游临沔寨

□郑曾洋

听说距漯河不算远的郟县临沔寨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，雄伟的红石寨城墙、潺潺的护寨河，以及保存完好的古宅，有“中原第一红石寨”“古村寨博物馆”之称，不禁心向往之。趁着周末，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前往郟县临沔寨游玩。

我们的车下了高速公路，进入平顶山市郟县堂街镇境内，过了一条水流潺潺的小河，只见一座雄伟壮观的红色古寨门楼巍然屹立在眼前，这就是临沔寨了。临沔寨的历史据资料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甚至更早，中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、南北朝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在《水经注·河水》中记载：沔溪自香山东北流入郟境，至水田村。此处的“水田村”即为今天的临沔寨，意思就是临着沔溪的寨子。寨门前停了几辆车，几个人正拿着手机拍照，跟我们一样，也是慕名而来参观的游人。

登上临沔寨寨墙，站在门楼上远眺，只见红石寨外小麦青青，护寨河边芦苇丛生。寨内古朴的民居高低参差，错落有致。据说明朝万历年间，中原地区暴发瘟疫，人口锐减，山西洪洞县一支朱姓人家移民来到这里，其中朱紫贵、朱振南、朱紫峰三兄弟靠盐业贸易发迹。据当地人说，临沔寨的寨墙原是建于明朝末年的土墙。清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，朱氏兄弟发家后重修寨墙，取紫云山的红石，将土墙改为石墙。寨墙呈东北-西南走势，像狭长的船形，寨上布设五座哨楼、800个垛口。临沔寨共有3个寨门，按八卦的三个方向设置，其中西北门因临沔溪而取名“临沔”，这也正是今天临沔寨寨名的由来。

我们顺着寨墙走了大半圈之后，

下了寨墙，沿着石头铺成的古朴街道进入寨内。虽然被高大的寨墙围着，寨内居民的生活看来和别的村庄并无二致，只是他们的房屋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，村寨里显得古朴、宁静。据说这些民居大都是清代建筑，明代的仅有三间，不过这已经是个奇迹了，据说古建筑专家到临沔寨考察后认为：“临沔寨民居建筑从明至清，在时代上没有缺环。它们集中地出现在一个村落中，这在中国实属罕见。在北京城里现存的9999座古代建筑中只有一间半是明代民居，想不到临沔寨居然有三间。临沔寨填补了中国古建筑在村寨方面的空白。”

临沔寨的民居，保存较好的是清代朱氏三兄弟家的宅院。朱家大院都是一进三、一进四、一进五的四合院，沿中轴线对称，是砖木结构的建筑群。规模最大的是老三朱紫峰的朱镇府，这座宅院既有中原农村特有的以砖、石为主体的高大深邃，也有南方以木格子门窗为装饰的小巧玲珑。多层弧形石板作为门洞的拱顶，每层石板上都雕有图案。高大的门楼，精美的砖雕、木雕、石雕，斑驳的彩画，每隔几步一个拴马桩，仍可想象当年朱镇府的显赫和繁荣。当地人说这是一进五的四合院，由好几座院落组成，大院套小院，院院相连，从前街通到后街。有的还由朱氏后人居住，有的已空置无人。只可惜当天来得不凑巧，据说朱镇府的管理员有病了，正门紧锁，我们只得悻悻离去。

没想到转到后街，发现朱镇府后门竟然开着，于是从我们便从后门进去，只见内宅布局严谨，有正房、东厢房、西厢房，均是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，青砖黛瓦与檐下挂的金灿灿的玉米相互辉映，古朴、厚重而又和谐。当年的厨房、磨坊均保存完好，

院子里放着大大的磨盘。房屋的墙体大都是典型的“里生外熟”，即外面贴砖，里面是土墙，这样的墙体保证了室内冬暖夏凉。

我们转到第四进院子，只见院子里的小菜园里，金黄的油菜花、蓝紫色的豌豆花正散发着脉脉的清香。院子中央一棵高大苍翠的皂角树，旁边的牌子上介绍说这棵树植于明万历年间，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树龄。一位老人坐在树下的罗圈椅子上，精神矍铄，上前一问才知道，老人家今年已有95岁，他的老伴坐在堂屋的房檐下，头上包着毛巾，手上不停地摘着红辣椒，面前的箩筐里已经快满了。老太太也有90岁了，眼不花耳不聋。听两位老人介绍，他们家这屋子是朱镇府第四进的西院南配房，新中国成立后把这个院子分给了他们，虽然只是第四进院子西院南配房，但房顶上的“五脊六兽”，精美的木门、木窗，以及室内的八仙桌，可以想象曾经的繁华。

我们打算继续往前面院子里转转，但又遇到铁将军把门。听老人说，大院里还有一些住户，但被评上历史名村以后，这些住户要搬迁，前面那个院子的住户已经搬走了。

我们走出朱镇府，走在临沔寨那古朴的石头街道上，街上人不多，而且大都是老人，年轻人有的搬到城里或者镇上去了，有的外出打工。现在的临沔寨，当地政府还没有大规模开发，没有滚滚红尘的喧嚣和纷扰，一派世外桃源的风光。将来的临沔寨会是什么样子？

一声汽笛响起，同伴唤我上车了，我再次回首这让人留恋的临沔古寨，心里默默念道：临沔寨，但愿未来的开发，不会打破你原有的古朴与宁静，保留现在的纯真与美好，到时候，我还会再次来到这个“世外桃源”拜访。

诗歌·紫陌红尘

## 三月的乡愁

□翟宗奎

槐花和榆钱  
不渝的乡村越来越远  
在贫瘠的四季中辗转的少年  
只有三月的笑声格外香甜

烙馍中升起的炊烟  
是回家的节点  
村野的玩伴还在流连忘返  
故乡，曾呛得我泪流满面

日子逃不过年轻的印染  
容颜躲不掉沧桑的流转

车水马龙的白天  
霓虹闪烁的夜晚  
今夜牙疼的盛年  
是我清醒的瞬间

在这春风沉醉的晚上  
郁达夫在走廊  
他打量着烛光和姑娘，如我  
守望着槐花榆钱  
喝着一杯酒  
眺望记忆中的炊烟

## 必须承认

□孙亚洁

必须承认。所有被风声  
被雨声养大的事物  
都将会高过风声、雨声  
并且被头顶辽阔、湛蓝的天空  
深深认同  
这清澈的蓝，来自于  
整座大海的呼吸和私语

必须承认。所有在大地上  
行走过、行走着的事物  
都将会低于大地。成为尘埃  
成为灰烬，成为大地的一部分  
与草根、树根，与蚯蚓  
相握而眠。世界  
不再有一丝的混乱与慌乱

这清澈的宁静，来自于  
众水的源头  
来自于诸神的家园。那里有  
风雨最初的守候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，阅读副刊美文。  
本地作者投稿邮箱：  
13938039936@139.com  
本版投稿邮箱联系电话：  
13938039936

随笔·往日情怀

# 雨落泡桐

□杨新伟

半年前回家探望父母，夜深人静之时，听到外边传来“滴答”的声音，下雨了，细小的雨滴落在泡桐树光秃的枝干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给寂静的春夜带来一丝灵动。

这些泡桐树是35年前栽下的。记得当时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，父母领着我们姐弟几个挥锹铲土，在我们家新建成的院子里种下了几棵泡桐。父亲笑着说，等将来树长成了，两棵给大姐、二姐做嫁妆，另外几棵给我们兄弟俩上学用。如今，泡桐已长成了参天大树，最大的一棵两个人都抱不过来，我也从天真无邪的孩童长成为饱经沧桑的男人，真让人感叹时光如梭、光阴似箭。

泡桐栽下后，沉寂的院落增添了勃勃生机。春天，春暖花开，泡桐成为报春使者，那满树的泡桐花提醒我们春天已经到来。泡桐花外观像一只小喇叭，花的外沿呈紫红色，内沿呈白色。满树泡桐花盛开的时候，从远处看，紫霞微微，一阵风吹过，那些小花微微颤动，就像有几位身穿紫红

色长裙的舞者，在风中翩翩起舞，煞是好看。夏天，满树碧绿，青翠欲滴，泡桐的叶子很大，外观呈心形，每棵树的叶子都长得密密匝匝，遮天蔽日。三伏天，骄阳似火，我们就在泡桐树的绿荫下避暑纳凉。偶尔小雨飘过，我们并不惊慌，那宽大的叶片遮挡住了雨水。秋天，秋风吹过，一片片枯黄的叶片从树上坠落，那些天，院子里每天都能扫起一堆堆树叶，这些树叶成了烧火的燃料和喂牛的饲料，对我们来讲，也是一种收获。冬天，寒风凛冽，泡桐树巍然屹立，不惧风寒，看到它们，就让人想起生命力的顽强。这些泡桐树，俨然成了我们家的一部分，它们不声不响，却目睹了我们家发生的一切：人世沧桑、悲欢离合。

曾记得，1990年的那个夏日早晨，天空蔚蓝，白云朵朵。父亲骑着自行车从孟庙赶回来，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：哥哥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了，全家沸腾了，每个人都是那么的高兴，母亲一边笑着、一边擦着眼角的泪水，姐姐们也是一边笑、一边哭。想想看，在那个年代，在我们那

样一个偏僻的小村庄，能考上这样一所重点大学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。恍惚中还记得，在接到喜讯的当天晚上下了一场雨，给久旱的禾苗带来了滋润，在雨落泡桐的“滴答”声中，全家人都睡得那么香甜。

曾记得，2006年那个初秋早晨，乌云密布，枝丫低垂，在焦急的等待中，传来了大姐逝世的噩耗，撒下了三个孩儿，大姐最终还是走了，还不到40岁。那一个早晨，全家人痛不欲生。大姐为了照顾我们几个弟妹，从小吃了很多苦，成家以后，生活稍微有点起色，却撒手人寰、阴阳两隔，这怎么不让全家人难过呢？从小大姐就对我非常好，在我学校毕业后，遇到不如意，总能向她倾诉，大姐总是开导我，竭尽所能帮助我。现在大姐却走了，我非常伤心。天空下起了小雨，那些雨丝，在我眼里，只不过是——滴滴眼泪。

在这个雨落泡桐之夜，想起了这些旧事，有欢喜雀跃，有痛彻心扉，但无论怎样，生活都要继续。这雨落泡桐之声，伴我体验生活、伴我品味人生。